

安全理事会



S/PV.2347

1982年4月2日

第二千三百四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4月2日星期五中午12时10分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凌青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乔伊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中午 12 时 4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19 日致秘书长的信(S/14913)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贝宁、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萨尔瓦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印度、伊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舌尔、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乌拉巴赫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索格洛先生(贝宁)、特鲁科先生(智利)、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蒙德乔先生(刚果)、皮查·埃斯卡朗德先生(哥斯达黎加)、洛佩斯·德尔阿莫先生(古巴)、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泰勒先生(格林纳达)、卡里亚斯先生(洪都拉斯)、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门塔塞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拉姆弗尔先生(毛里求斯)、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洛博先生(莫桑比克)、玛塔马-苏里先生(尼日利亚)、冈西亚女士(塞舌尔)、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鲁皮亚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阮玉蓉夫人(越南)、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马夏伊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的理事国，我收到了伊拉

克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在讨论安理会的这个议程项目时邀请他参加。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经安理会同意，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这个议程项目。

安理会理事国面前放着文件 S/14941，该文件载有巴拿马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现在圭亚那是这项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第一位发言的代表是美国代表。我现在请她发言。

赫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先生，我首先要热烈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表示，我个人和我国政府确信，你将熟练地、巧妙地、灵活地和富有判断力地处理安理会的事务。我们知道，那是你执行你的使命和你自己的职业职责的特点。当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这么繁重和如此重要的问题的时刻，有你这么一位贤明的主席，我们感到高兴。

在讨论奥尔特加司令致安全理事会的信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就他对美国的指控，并就几天来在这个会议厅内进行的辩论发表几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重申，奥尔特加司令所说的对美国即将入侵尼加拉瓜深表忧虑是没有根据的。美国无意入侵尼加拉瓜或任何其他国家。我已经强调指出桑地诺领导过去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有误解。我希望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并未企图阻止桑地诺主义者取得政权，而是帮助他们。美国政府并未企图阻挠他们巩固政权，我们帮助他们。美国并未反对他们为建设尼加拉瓜经济所作的努力，我们帮助他们。美国给尼加拉瓜政府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援助的记录是清楚的。对此无须详细叙述。我不必这样做。

第二，我也已重申：我国政府信守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使用和不使用武力的那些原则。显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自卫的权

利，或者在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政治义务以及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我们不去援助别人保卫他们自己。

不幸的是，参加这场辩论的各国政府并不都是同样恪守不使用武力、尊重领土完整或民族独立的原则的。在支持尼加拉瓜对美国提出控诉的国家和那些在表决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或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议案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国家之间，有着有趣的相关关系。

这次辩论中引用的不干涉原则与尊重民族独立的原则并没有使安哥拉、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塞舌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联或越南同 116 个其他国家一起要求结束对阿富汗的占领。所有那些国家都反对关于阿富汗的决议。

对民族独立和不干涉原则的热情并未促使阿尔及利亚、贝宁、刚果、印度或乌干达去谋求结束对阿富汗的占领。它们都投了弃权票。

而且，在过去几天里，在这么多表示拥护这些原则的国家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的不仅是阿富汗的民族独立问题。这些原则也没有使安哥拉、刚果、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亚、莫桑比克、塞舌尔、苏联、越南、阿尔及利亚、贝宁、印度、马达加斯加、墨西哥、巴拿马、乌干达、坦桑尼亚或津巴布韦支持要求结束对柬埔寨继续进行的军事占领。

如果提醒安理会的理事国注意，尼加拉瓜政府目前正在为自己谋求和平、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但是却不准备把这些权利给予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他们会感到奇怪吗？尼加拉瓜既不支持要求结束对阿富汗的占领的决议，也不支持关于柬埔寨的决议。

这种有选择地援引和应用普遍原则的做法既不会加强这些原则，也不会加强致力于实现和执行这些原则的组织。它培植的是犬儒主义。它有损于联合国。它是对寻求和平的努力的嘲弄。

第三，我要澄清我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的权限和作用的立场。尽管尼加拉瓜政府竭力混淆黑白，美国政府认为，任何会员国都有权根据宪章的

规定将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这应当是十分清楚的。正如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的，美国并未反对奥尔特加司令要求向安理会提出申诉，即使我们是他控诉的对象也罢。然而，虽然宪章把该项权利赋予所有会员国，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宪章也鼓励通过区域性安排解决争端。

联合国宪章中有一章是专门关于区域性组织的。宪章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明确规定鼓励在有关区域性组织内解决区域性争端。这两项的原文如下：

“缔结此项办法或设立此项机关之联合国会员国，将地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依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

“安全理事会对于……由区域机关而求地方争端之和平解决，不论其系由关系国主动，或由安全理事会提交者，应鼓励其发展。”

正如尼加拉瓜政府企图这样做的那样，那些企图不提这些条款而想说明区域性组织成员国的法律义务的人，首先是无视宪章的基本条款。必须使宪章的所有条款都实施，这是解释条约的一条起码的规矩。在这方面，追述一下宪章第二条第二项是值得的，它要求每一个会员国一秉善意，履行其所承担之义务。无视宪章中不容否认的有关条款的存在看来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尼加拉瓜在一封表面上是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长信中故意回避那些条款，这不仅表明它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而且表明，为了谋求政治利益，它准备不惜严重歪曲法律。

不幸的是，在这个会议厅内外，还有其他证据证明，尼加拉瓜政府关心的是利益，而不是权利。它不支持阿富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民族独立；它继续力图破坏和推翻邻国政府，特别是萨尔瓦多政府；它进口重型进攻性武器；它使尼加拉瓜社会军事化——这一切证明，我们在这里与之打交道的的是一个为其自己谋求权利而不愿把权利给予他人的政府。

尼加拉瓜引用了不干涉原则，却声称它有权干涉邻国的内政。

尼加拉瓜要求别国尊重它的民族独立，却不尊重它的邻国的主权或民族自决权。

尼加拉瓜声称，只要它愿意，它有权从任何地方谋求顾问和武器——这是它行使主权——却否认邻国有同样的权利。

尼加拉瓜要求和平生活的权利，同时却在邻国挑动内战。

如我在上星期所说的，事实是，尼加拉瓜政府积极参与了对邻国事务的大规模的干涉。尼加拉瓜政府从事训练游击队，并且指导指挥与控制中心。它参与武器和游击队的渗透，破坏电站，炸毁桥梁，威吓平民。它的领导人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谋求对这些活动的国际保护。

尼加拉瓜政府信奉和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干涉概念，一种非常特别的不结盟概念，那种概念最终将破坏两者的含义和力量。

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的信和由它挑起的安全理事会的这场辩论，使我想起法国已故哲学家乔治·贝纳诺的一句话，他说过，“最拙劣的、最卑劣的谎言是说明得不清楚的问题”。奥尔特加先生说，“问题”与美国对中美洲各国的独立与主权造成的危险有关。对“问题”的这一定义完全混淆了中美洲存在的真正危急的问题，那就是组织社会的两种概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叫做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一种是民主的，另一种是极权主义的。

星期日在萨尔瓦多举行的选举象征着这些态度中的一种态度——民主的态度——而尼加拉瓜政权系统地拒绝举行选举象征着另一种态度——极权主义的态度。

那次选举，萨尔瓦多的选举，有大批选民前往投票，这是对萨尔瓦多人民的赞美，是对民主思想的生命力的赞美。

这些萨尔瓦多人是一个多么顽强、多么勇敢、多么不屈不挠的民族。尽管有可能在投票站发生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及游击队扬言要对选民进行报复，但是仍然有大批的、人数空前的选民投了票。他们为何这么做？

星期一的《华尔街日报》刊载了一篇对选民安娜·玛丽亚·德马丁内斯的采访记。她

“在这样一部分选民中具有代表性，他们以为自己早早地来到投票站就可以排在大批人群之前了。这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早晨5点左右到达设在全国技术学院的一个投票站。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这么做了，到上午9点，她离入口处仍然还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如有必要，我愿意整天等在这儿’，她说，并用钱夹子扇着脸。‘世界上其他地方似乎已对萨尔瓦多作出决定。现在轮到我了。’”

有些人说，萨尔瓦多不可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他们错了。

但是，另外有些人原则上反对选举，把选举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歪曲人民的意愿。他们认为，通过武装斗争，人民的意愿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在萨尔瓦多，各派游击队持有这种宁要子弹不要选票的观点，它们的协调阵线以萨尔瓦多共产党人法拉本多·马蒂的名字命名是很恰当的。本周这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一支游击队的司令安娜·瓜达吕普·马丁内斯的话说：

“举行选举是为了批准人民的政府……如果存在着代表人民的法律，选举就不是十分重要的。”

那种认为通过革命的中坚分子比通过自由选举可以更好地表达人民的意愿的思想，当然是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无须在这个讲坛上指出，这是根本违背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的，这一条说：

“人民意志应为政府权力之基础；人民意志应以定期且真实之选举表现之；其选举权必须普及而平等，并当以不记名投票或相等之自由投票程序为之”。〔大会第217A(III)号决议〕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并不是中美洲政界中反对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自由选举的唯一因素。桑地诺领导人也反对这种选举。实际上，他们把萨尔瓦多的选举称之为“对民主与文明的完全否定”。他们并不总是这么说的。1979年6月，即他们取得

政权之前的一个月,当他们还在寻求支持者的时候,桑地诺分子曾向美洲国家组织保证,他们取得政权后将举行自由选举。然而,他们一上台,很快就背弃了那项保证。

1980年春季,桑地诺分子巩固了对国务委员会的控制,他们扩大国务委员会,在里面塞满了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以确保永久的多数。1980年7月,桑地诺主义国防部长温贝托·奥尔特加宣布,无须举行选举,因为人民在革命期间已经“投了票”。据说,在人民受到“再教育”之前,不能举行选举。

过了一个月,即1980年8月,温贝托·奥尔特加宣布,选举将推迟到1985年举行。据说到了那时,这些选举就不是“资产阶级”选举——就是说,不是世界人权宣言中要求举行的那种选举了——而是“人民的选举”了,用内政部长托马斯·博尔赫的话来说,选举中,政权“不会被选掉”。同时,在一个官方选举机构正式指定候选人之前,不准代表候选人进行任何“劝诱活动”,不准讨论候选人问题,而官方选举机构本身要到1984年才成立。任何违反将被处以三个月到三年的徒刑。

民兵暴徒一直受到鼓励,要他们去威吓尼加拉瓜政府的反对派。尼加拉瓜的两个主要反对党尼加拉瓜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再受到半官方的暴徒的暴力袭击。温贝托·奥尔特加在去年秋季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声称,桑地诺主义政权“受科学理论的指导,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且扬言,要把不同意该政权政策的人“沿着全国的街道和公路”绞死。不久,在一封抗议这一讲话的信上签名的四位企业界领导人被逮捕,并被判处七个月的徒刑。

桑地诺分子关于选举的说法是用愚弄人们的方法进行革命的范围更大的政策的一部分。他们伪装是民主主义者。长期来,他们佯称不是马列主义者。今天,他们佯称桑地诺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没有矛盾。

正如那些熟悉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历史的人所知道的,他的民族主义曾遭到那些支持屈从于莫斯科的所谓国际主义的人的猜疑和批评。他希望拥有“绝对主权”,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国家”,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决定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当然被共产党人

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希望。因此,共产党就开始攻击桑地诺了,当时他在墨西哥。由于他拒绝使他为“国家和自由”而进行的战斗适应墨西哥共产党人的计划,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就称他为叛徒,并且在他去世时诋毁他。

鉴于今天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对自由选举采取不同的态度,把桑地诺的观点同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人何塞·奥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的观点对照一下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法拉本多·马蒂曾一度参加了桑地诺的斗争,但最终因为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被送回国。马蒂写道:

“由于桑地诺不愿接受我所支持的共产主义纲领,我同他决裂了。他的旗帜只是争取独立的旗帜,是一面解放的旗帜,而他并不追求社会反抗的目的。”

几年后,桑地诺本人证实了这一段话。他写道:

“在各种场合,有人企图歪曲这场民族保卫运动,想把它变为一场具有社会性质的战斗。我竭力反对这样做。”

尼加拉瓜政权在努力巩固国内的极权主义政权并把尼加拉瓜的民族独立抵押出去的活动中,忠实地继承了法拉本多·马蒂的传统。马蒂的子孙们发扬这一传统,试图通过暴力破坏萨尔瓦多的自由选举,但未得逞。他们如果上台,就会对自由选举采取与那些自称桑地诺主义者的人在尼加拉瓜所采取的同样的蔑视态度。

在这场辩论过程中,许多支持奥尔特加司令的信的国家同意他的政权在原则上反对自由选举的立场,我想这很难说是巧合。这些国家包括古巴、越南、安哥拉、苏联、老挝、莫桑比克、格林纳达、伊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些自称“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政府是由它们的人民挑选的,或者对它们的人民负责。他们因为害怕,都反对按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的要求让它们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

我已经向安理会表示过,就在朝着最直接有关的国家之间举行直接谈判的方向看来有所进展的时刻,尼加拉瓜却决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我国政府对

此感到惊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采取旨在解决争端的主动行动遇到蓄意的升级，这不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尼加拉瓜人在这个时候到这个讲坛上来发表粗鲁的讲话和进行荒诞的指责呢？是为了转移对萨尔瓦多选举的视线？如果那是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失败了。

还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尼加拉瓜本身正在加紧进行的镇压的注意力，因为尼加拉瓜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如果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相当成功。在这里，人们没有怎么注意首先针对尼加拉瓜报界的新的镇压措施。然而，严格的事先检查使《新闻报》好几天未能出版。现在，不仅禁止该报登载许多题目的新闻，并且不准它“开天窗”。甚至亲桑地诺阵线的《新日报》也同新闻检查官的模糊标准和严格的执法发生了冲突。在该报公布政府已宣布戒严之后，它被勒令停刊24小时。

也有人说，尼加拉瓜在这里的控诉仅仅反映了一个并非有害的愿望，即为了发发牢骚，并对于有一个超级大国做邻居表示沮丧。但是，这里是一个严肃的国际讲坛，不是一家土耳其浴室。有人说，作为这种控诉的对象是超级大国的一种职业性的风险，这一控诉同在阿富汗问题上对苏联的控诉是相似的。只是如果美国用武力消灭了尼加拉瓜政府，枪杀了它的国家元首，然后又派了10万战斗部队去征服和占领那个国家，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存在着相似的情况。但是，当然，我国政府无意做任何这样的事情。

我们希望同所有邻国和平相处。我们将为发展同尼加拉瓜政府的建设性关系而继续努力。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已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为此目的而努力，而谈判。

为了在该地区和本半球的国家之间实现和解，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美国对于建设性地解决紧张局势和冲突是感兴趣的，它仍然准备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和增进我们全体人民的民主和发展的前景，发挥它的作用。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所说的美好的话。

下面由哥斯达黎加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皮查·埃斯卡朗德先生（哥斯达黎加）：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机会参加这次会议，我还要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祝你在任职期间获得成功。我对美国大使在3月份对她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指导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表示感谢。

哥斯达黎加代表团怀着特殊的兴趣，但也以正当的关切注视着这场辩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这次辩论中，两个美洲国家，其中一个是中美洲兄弟邻邦，相互进行指责；因为正式报告安理会的原来的双边形势，存在着扩大为影响整个中美洲地区的更大规模冲突的危险，而我国是该地区的一部分；最后，因为它把与此无关的或应该是与此无关的其他国家卷了进来，并且因为这是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争端首次直接提交安全理事会，从而撇开了由美洲区域体系确立的先进行处理的程序，而这一局势的有关双方都是属于这个区域体系的。

尽管我们怀着兴趣并感到关切，但是我们以谨慎的沉默注视着这场辩论，希望讨论象它所应当的那样，限于客观地反映一方的真诚关切和另一方的真诚解释，并且在安理会的帮助下，可能达成和平解决，因为双方都说赞成和平解决。

我们原来还希望：这一次，代表们不会接二连三地在安理会发言。不幸的是，这些发言一直充斥安理会的会议，而其中许多发言并不真有可能加速安理会的工作，而是旨在利用安理会作为进行政治宣传的讲坛；这些发言远未缓和紧张局势，相反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远不是允许这个机构去完成赋予它的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崇高使命，而是阻碍它去完成这个使命。

然而，我们再次感到，这个讲坛上的讨论已可悲地成为许多代表团发表政治套话的场所，这些代表团到这里来是为了显示它们对中美洲局势的无知，显示它们对真正帮助我们几个国家的人民解决问题缺乏兴趣。它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或者说，如果它们有所顾忌的话，他们也是有意这么做的，但他们的言论并未妨碍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严重程度。它们不让尼加拉瓜有机会用侵略或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具体证据来说明它的立场。它们不给美国以充分回

答指责并提出反指责的机会。尼加拉瓜和美国都被剥夺了实现它们所选择的进行对话的愿望，及谋求和找到一个和平解决办法的机会，以证明这个机构的存在是必要的。

尼加拉瓜知道，安全理事会是从不缺少代表发言的。在尼加拉瓜独立寻求它的命运时，哥斯达黎加继续向它表示友谊、谅解和支持。尼加拉瓜也知道，哥斯达黎加无须重申，它准备用它拥有的一切手段谴责对尼加拉瓜进行侵略或压迫的任何企图，并与之斗争。自1856年以来，它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一年，为了把侵占了那个兄弟国家的冒险家们从中美洲赶出去，哥斯达黎加甚至进行了战争。

尼加拉瓜知道哥斯达黎加人民支持桑地诺反对北美军事占领的英勇斗争；它知道，由于哥斯达黎加支持尼加拉瓜反对索摩查暴政的斗争，哥斯达黎加先是受到严重威胁，后来又遭到粗暴的非难。

尼加拉瓜不可能忘记，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讨论索摩查王朝时期该国的问题的各种场合，我们曾投票谴责它或积极参与对它的谴责；而在桑地诺主义革命的领导下，我们捍卫它——捍卫它用鲜血赢得的指导尼加拉瓜朝着独立、尊严、多元化和代议制民主的方向进行建设的权利，而这是所有美洲国家都必须谋求的，因为很清楚这是它们的人民的愿望，并且因为它们签署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本区域体系的其他法律文件，从而正式对此承担了义务。

尼加拉瓜也知道，现在，如果它受到侵略或不正当的干涉，甚至在此之前，从存在侵略或干涉的具体威胁得到证明的时刻起，我们会立即起来捍卫它。我们等待了并且继续等待着那种证据。我们认为，那种证据对于安全理事会能对冲突直接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严肃地表示声援和提供帮助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只能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控诉受到审议表示关心，并对美国政府作出的尊重尼加拉瓜的安全和独立的保证表示满意。

事实上，我们已感到不得不打破沉默，在这场辩论结束以前参加辩论，因为我们担心，接二连三的发言已导致对问题的歪曲。这种歪曲不仅对尼加拉瓜政

府提出的对美国政府的具体控诉过早作出判断，而且总的来说也对所有中美洲国家进行了轻率的指责，并且损害了美洲体系；该区域体系是我们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自从1812年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召开巴拿马近邻同盟大会以来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建立的；那是一个在联合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巩固了的体系——实际上，它曾对联合国起过重要的鼓舞作用——它甚至有它自己的集体安全体系，这个安全体系曾被用来作为这个世界组织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榜样。

至于中美洲，我们必须再次提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注意正在对我们各国人民采取的确实不公正的态度，把他们变成其他地区意识形态或政治利益集团赌桌上的筹码，或者变成世界霸权棋盘上的棋子，而丝毫不关心或不真诚地关心它的不幸、它的文化、它的愿望、它的前途或它的希望。每当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现这种情况。近年来，人权问题一直受到并非一视同仁的对待，其中我们拉丁美洲人总要忍受失败，或被说成是最严重地侵犯人权的唯一例子。我们这些没有别上具体的意识形态标签或政治标签的人，从中受到的打击特别残酷；而那些得到自然多数支持的人却谴责那些与他们自己对本国人民所做的相同的事情，或者比这还要轻一点的事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一般地说，也发生在如此庄严地写入正式文件的而在事实上却又遭到如此肆无忌惮的践踏的一切价值标准和原则上。

中美洲确实是一个动乱的地区，没有摆脱专制政治或不公正现象；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地区，也不是最坏的地区。相反，它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你可以说是缓慢的，但是有着在其他地区看不到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向着比较理想的目标前进。

哥斯达黎加实行自由和民主稳定的制度，这是举世公认的。因为没有军队，哥斯达黎加可以把它的绝大部分努力用于发展和社会正义上；在生活、卫生、教育和文化方面，它的水平居本大陆各国之首；同许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水平非常接近；它有权要求得到尊重和谅解，这不仅是对它自己的，而且也是对在各种意识形态标签下和在各种政权领导下谋求进步，并

且有着要求民主、正义和自由的共同愿望的所有中美洲姐妹国家的。

出于同我们所要求的同样的尊重和谅解——我们自己也愿意保证做到和加以捍卫——我们对以下事实感到严重不安：尼加拉瓜政府把冲突直接提交安全理事会，撇开了美洲体系的机构，而这些机构的效率更高，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应当首先使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最强烈地表明我们自己的立场，因为对我们来说，区域体系的完整性是基本的，这既是因为它对所有美洲国家来说，都是件好事情，又出于法律上的原因。

关于第一个方面，美洲体系的历史是支持我们的论点的，这是十分清楚的。如已在这里说过的那样，委托美洲国家组织负责的美洲安全机构不仅更加完善和更加便利，并且是更加属于我们自己的，而且可以夸耀说，通过一系列外交部长协商会议，它取得了许多成就。外长们对于本大陆所有国家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总是作出响应的。

事实上，在那一系列的成就中，尼加拉瓜现政权是最重要的区域性集体行动之一——具体地说，是第十七次外交部长协商会议——的具体受益者。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该国的问题，而且会议至今仍未结束。1979年6月，绝大多数美洲国家明确地拒绝了一项赞成通过谈判使尼加拉瓜内部的冲突得到政治解决的建议，当时尼加拉瓜是在索摩查的独裁统治下。相反，它们明确地声明，独裁政权必须废除，以便无条件地给尼加拉瓜人民实现民主自决的机会。该决议对于推翻索摩查结束尼加拉瓜内战和由现在的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执政是一个转折点。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只要举行选举，巩固十足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1981年11月美洲国家组织大会通过了曾提议用于解决尼加拉瓜问题的同样办法来解决萨尔瓦多问题。为了保持一贯性，我国代表团和大多数其他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一项建议，这项建议要求通过谈判对萨尔瓦多的问题进行政治解决，这种办法同我们在1979年拒绝的解决尼加拉瓜的办法相似，它是一种干涉内政并很可能削

弱通过民主选举解决问题的方案。现在，我要表示，我们哥斯达黎加人满意地欢迎上星期日萨尔瓦多的选举，萨尔瓦多提供的证据表明，大批萨尔瓦多人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选举。

但是，除了主张由美洲体系先参与处理的那些理由外，对我们来说，先参与处理是一项法律义务，是一个对美洲国家组织全体成员国都具有具体约束力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不同意一些代表团提出的，并或多或少地被其他一些代表团接受的论点，即区域组织或条约的每一个成员国既可以求助于那些组织或者那些条约规定的程序，也可以直接求助于安全理事会；那将明显地起到迫使争端各方接受那些区域性组织或条约所选择的程序的作用。

这种说法不仅违反逻辑和公平的原则，而且同适用的国际法规范和原则是矛盾的。

首先，从联合国宪章的观点来看，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同时是区域性安排或机构的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至少有责任在把局部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之前，尽一切可能的努力通过那些区域性组织或条约实现局部争端的和平解决。安全理事会必须首先应当事国的请求或出于自己的主动，促进那些区域性的程序。

这种责任同第五十四条授予各国的将可能危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端或局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勿宁说是权力，是丝毫不矛盾的。因为区域体系先进行干预既不是排他性的，也不是最后决定，而仅仅是一种程序，旨在使诉讼程序有次序地进行。这好比是，每个公民在向国家提出起诉之前，一般有义务先使用一切行政手段，这同他有权向法庭起诉似乎是有矛盾似的，或者好比说，建立一系列机构审理司法案件，先由低级法庭审理似乎是不可接受地限制了向高级法庭投诉的权力似的。但是就联合国宪章而言，这一切是相当清楚的，而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来说，那就更清楚了。在它们中间，有些国家同时是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或美洲和平解决争端条约的缔约国。尼加拉瓜和美国都属于这两项条约。因为在联合国，我们只有作出努力的义务，而在美洲体系内，我们有着明确的、绝对的责任，在向安全理事会或大

会提出之前，先求助于该区域体系的那些机构。在这场辩论中一再被提到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二十三条、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第二条及和平解决争端条约第二条，不容许作各种不同的解释。

然而，有人说，区域权力必须服从联合国宪章授予国家的直接诉诸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因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后者高于任何区域性安排，并且因为美洲的文件本身也规定了这一点，它们规定，它们中的任何条款都不应被解释为有损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的权利与义务。我们认为，这两个论点都是软弱无力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使那些条款处于相当大的优先地位的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绝不是指国家的权利，而只是指它们的义务，并且同会员国在其他国际公约中承担的那些义务相比时居优先地位的是宪章规定的会员国义务。这不可能作别的解释，因为任何国际协定，不论其内容是重要的还是一般的，都对签署国的权利和权力有所限制。那是它的目的和它存在的理由。如果声称联合国会员国的一般权利不能也受条约的限制，那是荒谬的。

其次，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一百三十七条和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第十条的规定并不适用，因为它们只确立解释条款的标准，而不是确定条款的重要程度。而且由区域体系先进行处理这种优先地位纯粹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最后，美洲国家根据签署区域体系文件的主权自由承担的义务，同公认的安全理事会在处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领域所具有的最后的、优越的权限并无矛盾。这里既不涉及安理会的权限问题，也不存在会员国的实质性权利问题，而是涉及程序的次序问题，联合国宪章本身规定了并鼓励这种次序。

1975年7月26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签订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修改议定书——虽然它迄今尚未获得使它生效所必需的半数以上缔约国的批准——对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该条约第二条提供了有趣的例子。事实上，里约热内卢条约现在的文本第二条规定：

“高尚的缔约国保证将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用和平程序解决，并在提交联合国大会

或安全理事会以前，尽力根据美洲体系现行程序在它们之间解决之。”

在我提到的修改议定书中——该议定书尚未生效，显然是因为在签订它的时候，目前正在安理会表现出来的撇开区域体系的论点占了上风——第二条的强制性质被改成：

“高尚的缔约国在把争端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美洲体系规定的程序和机构和平解决争端。不得将本条款解释为损害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享有之权利与义务。”

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如果对美洲条约第二条进行修改的话，那是因为为了使它同修改议定书的文本一致起来不得不对它进行修改。该议定书虽然尚未生效，但是在安理会它得到那些支持尼加拉瓜有权撇开区域体系先进行处理的权限直接到安理会来的人的支持。

哥斯达黎加遵守并捍卫那项先进行处理的权限。哥斯达黎加一贯遵守并捍卫它，包括在1978年它拒绝向大会提出和介绍一项谴责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对我国的具体侵略行动和侵略威胁的决议草案。当时，哥斯达黎加拒绝让联合国直接参与，虽然它确信在联合国它可得到有利于它的绰绰有余的多数票；它援用了美洲体系的先进行处理的权限，而那时它甚至还不知道它在那里能否得到必要的赞成票。

主席：我感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所说的美好的话。

下面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祝你在担任该项负责职务时取得成功。

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要向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表示敬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给它这个机会来阐明我国对这一重要议程项目的立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深感忧虑和震惊的心情注视着中美洲当前局势的发展。同样，在该地区，帝国主义的对抗政策和侵略政策是造成特别严重的局势的原因。

正如许多国家的代表在这场辩论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美利坚合众国和该地区最反动的势力不断地侵犯中美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以同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作斗争为借口，大规模干涉它们的内政，从而否定了人民享有自决权的原则。这无疑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革命的尼加拉瓜是这项政策的特别目标。正在通过颠覆活动准备对该国进行大规模的干涉与侵略。

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尼加拉瓜的政治和心理宣传活动。甚至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也相当公开地表示，美国飞机违反一切国际法准则，经常侵犯独立的主权国家尼加拉瓜的领空，并且正如《华盛顿邮报》在1982年3月10日所报道的，美国预算中已拨出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于破坏尼加拉瓜极其重要的目标。在这场辩论过程中，已经提供了支持这些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的进一步的证据。几分钟之前对我国进行的那种诽谤改变不了那些事实。

尼加拉瓜政府一再被迫抗议对该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并相应地通知了联合国。与此同时，干涉活动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感到不得不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采取这一步骤，因为我们同意在这里一再陈述过的观点，即这项危险的政策不仅威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各国的安全，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构成严重的危险。正如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在1981年9月下旬发表的公报中在谈到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危险政策时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奉行侵略、干涉与干预、施加压力及进行经济或军事封锁的政策只能使局势恶化，进一步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A/36/566,附件,第16页〕

拉丁美洲的历史，特别是尼加拉瓜的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美利坚合众国的统治集团如何企图

实现他们关于需要在该地区获取所谓切身利益或势力范围的论点。这些事例有众所周知的门罗主义、直接干涉、对解放运动进行的战争和向法西斯索摩查独裁政权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一直到当前采取的行动。

然而，时代已经变了。各国人民越来越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由于各国人民开展的斗争，出现了国际共处的新关系，并且形成了国际关系准则的大厦，它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联合国宪章。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已经没有陈腐的炮舰政策的地位了。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一再提出的——几天前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在这里安全理事会再次提出的——著名建议、墨西哥总统提出的倡议及世界各地对它们作出的有利反应，可以为——一项既照顾中美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消除产生紧张局势的危险温床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办法提供牢固的基础。

多年来，兄弟情谊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英雄的尼加拉瓜人民联结在一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停止对那个享有主权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敌对行动，并且支持为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危险冲突而提出的要求和

建议。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美好的话。

下一个报名发言的是伊拉克代表。但是他似乎不在会议厅内，所以我现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尼加拉瓜代表发言。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先生，我首先要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件事发生在审议尼加拉瓜问题期间，这使我们感到加倍的满意。我们确信，你的沉着、智慧和经验会大大地有助于这些会议的成功。尼加拉瓜认为，那将意味着重申宪章的根本原则，并摒弃对尼加拉瓜使用武力、以武力相威胁或进行干涉——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还是秘密的干涉——的非法选择。

最后，除非坚决呼吁开始有计划的对话和谈判进程，作为在我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达成以相互尊重和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谅解的唯一合法手段，否则，尼加拉瓜不能认为这些会议是成功的。

我国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侵略的升级勿容置疑地证明，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执行推翻桑地诺主义政府的政治决定，以便在尼加拉瓜恢复同前索摩查暴政的仰慕者、捍卫者和同盟者的制度相似的一种制度。

现在不是我一列举美国的侵略行为的适当时候。几乎从我们开始获得独立时起，尼加拉瓜就一直是历届美国政府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我只想追述一下，在经受了美国的70年统治，并在由美国占领军强加和维持的，或由经这些干涉部队组织、训练和装备的傀儡军强加和维持的暴虐的反民主政府的统治下经历苦难之后，尼加拉瓜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实现了它的不获自由就在争取、巩固与捍卫它的自由的斗争中死去的神圣誓言，于1979年7月19日以鲜血和牺牲的高昂代价赢得了自由。

在我们为尼加拉瓜的解放而进行斗争期间，我们从未幻想美国政府会欢迎我们的胜利，但是我们确曾这样认为：鉴于我们获得胜利的既成事实，美国会接受它、容忍它，并且最终会理解。尼加拉瓜的解放，同任何其他国家的解放一样，是对该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贡献。

就卡特政府的反应而言，我们没有想错；它能理解到不能把尼加拉瓜的解放看作是对任何国家的合法利益的威胁，从而为开始一个旨在治愈侵略行为和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统治所造成的仍在流血的新创伤的整个进程开辟了前景。我们愿意为那些在整个历史上表现为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的敌人的那些人，挽回信誉提供机会。但是当罗纳德·里根总统被选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时，同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将成为朋友的那些人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一进程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竞选纲领对索摩查被推翻表示痛惜，并把我们的胜利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桑地诺主义者对尼加拉瓜的接管。

同一个文件声称：

“我们反对卡特政府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援助计划。”

从以下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

“我们将支持尼加拉瓜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政府所作的努力。”

由于我们知道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在尼加拉瓜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的内容，因此当我们看到，甚至在美国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之前，就开始对尼加拉瓜发动了一场诽谤、威胁和侵略的运动，我们丝毫不感到惊讶。他们发动这场运动不仅为了诋毁桑地诺人民革命，而且还为美国对另一个中美洲国家进行干涉寻找借口。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已经全面地介绍了对我国进行的这些威胁、侵略行径和诽谤所采取的各种形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它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确信，直接的或间接的入侵不再只是可能了，而是迫在眉睫了。

我将送给各理事国代表团一份关于从1980年1月到1982年3月发生的所有侵略行动的材料，这份材料比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司令在这里安理会的发言中所作的介绍详细得多。

尼加拉瓜坚持认为，里根政府直接参与了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和侵略计划，我们并不仅仅是或完全是根据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所掌握的情报才这样说的。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按1976年休斯—瑞安修正案的要求向国会各委员会成员提供的材料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参加这些辩论的许多代表提到了这类材料，它们刊登在美国最有威望的报纸上，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在这方面，我只想引用《民族》杂志刊载的一篇题为“破坏尼加拉瓜的稳定：中情局再次出马”的文章中的以下段落：

“一项由中央情报局指挥的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政府的秘密行动正在进行中。据去年11月和12月秘密举行情况介绍会时两个在场的人说，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告诉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专门委员会成员，中情局正在秘密地向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的前国民警卫队成员提供训练、金钱和武器，他们目前正从洪都拉斯的基地对尼加拉瓜进行武装入侵。经费是通过拉丁美洲的友好国家转交的。

“……助理国务卿告诉议员们，中央情报局

采取秘密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在尼加拉瓜发动起义，他们利用了前索摩查警卫队员、尼加拉瓜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及在美国的流亡集团。

“古巴流亡分子和尼加拉瓜右派的领导人至少在佛罗里达的一个营地表示过，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尼加拉瓜政府。恩德斯在非正式会议上同几位议员谈话时还说，由于流亡集团是这次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对美国中立法‘置若罔闻’。”

1981年11月12日，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格里·E.斯塔菲问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

“你能否告诉本国会，美国将不以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或鼓励旨在推翻尼加拉瓜政府或破坏其稳定的任何行动？”

黑格国务卿的答复是：“不，我不能作这种保证。”

得到这个答复后，小组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说：“基于你的答复，如果我是尼加拉瓜人，我就要修建我的防空洞了。”我想美国的代表不会因为迈克尔·巴恩斯众议员说了那句话就把他说成是妄想狂吧。

1981年11月15日，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海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务卿黑格先生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绝不能放弃对尼加拉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981年11月22日，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回答一个问题时说：

“目前，我们在考虑好几种措施；有好几种选择。其中许多措施包括由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向尼加拉瓜施加压力等步骤；除非我们准备采取这些步骤，否则，谈论它们是不慎重的。”

同一天，即1981年11月22日，黑格国务卿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拒绝排除美国对尼加拉瓜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他认为“限制选择”是不明智的。

同一天，即1981年11月22日，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声称，中美洲地区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他不能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

1982年2月14日，《华盛顿邮报》透露，里根总统已批准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据说它的目标是反对古巴在尼加拉瓜的存在，这项计划特别规定由外国政府采取准军事行动进行骚扰。同一天，当一名记者问里根总统，他是否已批准任何动摇尼加拉瓜现政府的秘密活动时，里根先生回答说：“我们碰到的又是属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我无可奉告。”

1982年3月15日，就是两周前，从洪都拉斯越过国境的恐怖主义突击队炸毁了奇南德加省内格罗河上的一座重要桥梁，并严重破坏了新塞哥维亚省省会奥科塔尔市附近的那座桥梁。这两座桥都在靠近洪都拉斯边境的地方。里根总统的顾问埃德温·米斯在被问到中央情报局同炸毁那些战略桥梁是否有牵连时，他回答说，他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中央情报局参与那些行动。

今天我们听到美国代表说，她的国家无意入侵尼加拉瓜。我们非常感谢她。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为她只字未谈通过其他势力进行的其他形式的侵略，无论是直接的侵略还是间接的侵略，也没有提到里根政府资助和指挥的反对尼加拉瓜的秘密活动。

但是，虽然一方面里根政府继续坚决支持其政策，不排除对我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秘密的或公开的侵略的可能性，里根政府是以侵略、诽谤和威胁为其特征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尼加拉瓜政府仍然决心通过进行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建设性对话同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

从里根政府成立的最初日子起，我们一直坚持要求在最高的级别上同美国政府官员进行对话。在1981年8月以前，这项主动行动一直遭到有计划的拒绝。1981年8月，虽然没有举行国家元首级或外长级的会议，但至少同助理国务卿恩德斯举行了一次会议。1981年12月，由于尼加拉瓜政府的坚持，终于同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举行了会议。

在美国方面，举行那些会议的基本目的似乎是使里根总统的政府在人们的眼里好象对同尼加拉瓜达成谅解是感兴趣的，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进行威胁，也并没有使他们排除使用任何经济、政治或军事手段扼杀尼加拉瓜的可能性。华盛顿试图把那些会议和随后

的交换信件描绘成好象是里根先生的政府在那些会议上提出了重要建议，而为尼加拉瓜所拒绝。尼加拉瓜从未拒绝过任何建议。我们所做的是说明了那些建议可以得到认真考虑的条件。

在我们方面，为了表示在现实基础上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愿望，我们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了关于在萨尔瓦多的冲突中实现有效的持久和平的具体建议，但里根政府置之不理。

同样，在今年2月19日和20日在马那瓜举行的拉丁美洲政党常设会议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提出了一项旨在为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建立基础的建议，它包括以下五点：

“一、尼加拉瓜重申，它致力于奉行不结盟的一贯政策，表现在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保持关系，不论其经济、政治或社会制度如何，特别同拉丁美洲国家保持关系。

“二、我们认为，在不干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我们的邻国签订互不侵犯和共同安全协定是可取的。

“三、我们并认为，为在同洪都拉斯与哥斯达黎加的共同边界上设立军事边界并进行联合巡逻活动，以防止不属于这三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国政府的外来分子进行不轨活动而努力是审慎的。

“四、我们坚持准备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任何重要问题，特别是那些旨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开始举行会谈。

“五、那些关系必须在完全尊重尼加拉瓜国家主权、不干涉我国内政、不鼓励反革命活动、不进行侵略和不进行经济封锁的基础上，必须在我们有权利接受国际合作和热望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在我们不会被迫为防御和生存而采取严厉措施的情况下得到发展。尼加拉瓜仍准备发展它的革命以及在混合经济、多元化和不结盟的范围内的进程，并准备最迟于1985年举行民主选举。”

今年2月21日，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

洛在马那瓜提出一项建议，旨在为在中美洲创造缓和、和平、民主、稳定和发展的气氛铺平道路。尼加拉瓜立即支持这位墨西哥领导人的建议，并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卡斯塔涅达-黑格会谈，在那以后，我们听说美国政府决定同我国政府举行高级直接对话。我们再次表示了准备参加这一对话。

我们准备这样做的态度没有变化，但是我必须说，12天过去了，而我们仍在等待美国的答复，以便就日期达成协议。由于我国政府不能为了等待一个不肯定的答复而无限期地推迟国际上的许诺，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动身去出席将于下周在科威特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协调部长级会议。我们回来后，从4月15日开始，我们将再次准备举行会议，如果美国政府决定这样做的话。

我代表我国政府，再次对你，主席先生，对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对参加这场辩论的所有代表表示谢意。参加辩论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贡献了积极的因素，在克服美国与尼加拉瓜的关系中的严重危机时，应当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我们特别感谢巴拿马政府和圭亚那政府以及在起草决议草案时给予积极、慷慨的合作——从而反映了高度的声援和对和平的热爱——的安理会所有其他理事国。该决议草案未谴责或得罪任何人，它仅仅设法重申宪章的基本原则，排除对我们这个小国家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并且由此创造有利于举行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必须开始的系统的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我谨代表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感谢在座的诸位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所说的美好的话。

下面由伊拉克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首先，我要为对我在发言代表名单上的位置的误解表示歉意。

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理事国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审议一个对世

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的时候对安理会发表讲话。

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审议一个使我国、所有不结盟国家和整个第三世界极为关切的问题。今年3月25日,尼加拉瓜政府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司令发言揭露了正在策划的反对他的国家的阴谋。该阴谋表现在美国对他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中。那些行动是他的国家受到直接威胁的明显证据。

近几个月来,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一直在对尼加拉瓜施加压力。设在佛罗里达州的对尼加拉瓜反革命分子进行军事训练的营地、设在该地区的海、空军基地,以及在尼加拉瓜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游弋的军舰,构成了对尼加拉瓜的独立与安全的威胁。

美国的行动和它的高级官员发表的讲话,证实了美国政府怀有干涉尼加拉瓜内政的意图。公然对尼加拉瓜的内政进行干涉只会导致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遭到破坏。

尼加拉瓜人民已从暴政统治下解放了自己,目前正在社会平等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和建设他们的国家。这项民族社会政策看来使美国感到害怕,影响它的经济利益和它在该地区的霸权主义政策。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同时消灭尼加拉瓜的革命和该地区的人民解放运动。

我国强烈谴责那个阴谋,并支持为建设尼加拉瓜所作的一切真诚的、勤奋的努力,支持尼加拉瓜人民享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主权。我们确信,尼加拉瓜人民的正义斗争将获得胜利。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的紧张局势的唯一出路是制止美国对尼加拉瓜奉行干涉和侵略的政策。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和干涉政策是它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对独立国家的威胁升级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危及中美洲的和平,同时我们还认为它使中东的局势日益恶化,因为它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给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以无限的支持。

伊拉克代表团支持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在发言中向安全理事会发出的呼吁,以表示伊

拉克代表团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拒绝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并谴责对尼加拉瓜共和国的事务的任何干涉。

里埃拉·迪亚兹先生(巴拿马):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以介绍文件S/14941中所载的关于尼加拉瓜的控诉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是长时间谈判的结果,我国希望安理会尽快进行表决。

卡伦先生(圭亚那):我曾在安理会第2346次会议上作了非常简短的发言,支持巴拿马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本着发短言的精神,主席先生,我省略了某些客套话:现在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就任4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已有证据表明,4月份将是安理会紧张工作的一个月,但是我们相信,你已经显示出来的外交才能,你将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

先生,你是接替非常杰出的、称职的美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夫人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我国代表团要对她在3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来的机智、效率和专业知识的表示赞赏。

圭亚那要求在这个时候发言,是因为它是文件S/14941所载的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草案包含某些基本因素:它提醒国际社会成员国,它们有义务遵守宪章的某些基本原则,并提醒它们大会第2131(XX)号决议谴责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它呼吁会员国不要使用武力,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它邀请争端各方开始进行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面临的问题。

不仅如此,它还要求全体会员国支持为寻找和平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问题的办法而作的努力,并在这些问题上按惯例请秘书长将事态发展随时通知安理会。

决议草案没有企图把目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危机归罪于或责怪任何一方。它首先仅仅试图把就此问题发过言的这么多的代表团的要求集中起来,即推动各方走到谈判桌上来,以求问题的和平解决。主要出于那个原因,我国代表团愉快地充当这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它确信,中美洲

局势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安理会为履行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应当处理这件事，这是适当的。同样，毫无疑问，任何会员国——虽然有地区安排——都有权把这种性质的问题提交安理会。我国代表团希望，决议草案 S/14941 将获得安理会协商一致的通过。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所说的美好的话。

现在我提议会议暂停，进行磋商。

下午 2 时 30 分会议暂停，下午 6 时 30 分复会。

主席：据我理解，安理会现在可以对向它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了。如无异议，我将把它付诸表决。

既然没有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因此，我把文件 S/14941 中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扎伊尔。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2 票赞成，1 票反对，2 票弃权。由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要求允许他们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曾希望能够参加本机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一项决议，曾希望仍有可能找到共同点，仍有可能对中、南美洲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我们认为是及我们本来希望我们的 14 位同事也认为是建设性的贡献。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那个共同点。

我们认为我刚才投票反对的决议草案决不是支持我们自己的机构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的，或者说实际上决不是支持富有经验的、建立得很好的美洲体系解决与调解成员国之间的争端的。

正如柯克帕特里克大使今天在这个会议厅发言时所说的那样，这个决议草案的部分问题实际上是对“问题”下什么定义。从美国的观点和角度来看，通向谈判与和解——双边的、区域性的和多边的——的大门现在是敞开的，并且一直是敞开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奥尔特加司令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今天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一直是没有根据的。今晚我再次重申，通向谈判与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

我投票反对的这项决议草案的缺点——我应当说新的缺点——是，它未能识别中、南美洲真实的、真正的和紧迫的问题的某些关键因素，这是一个主要由桑地诺主义执政委员会干涉邻国事务——得到本半球内和本半球外的其他国家支撑、支持和鼓励的干涉和冒险主义——造成的问题。

关于这项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它

“有选择地援引和应用普遍原则既不会加强这些原则，也不会加强致力于实现和执行这些原则的组织。它培植的是犬儒主义。它有损于联合国。〔它破坏美洲体系。〕它是对寻求和平的努力的嘲弄。”〔见前面第 3 页〕

我刚才引用的是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在今天早些时候所讲的话。

我进一步引述：

“尼加拉瓜政府信奉和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不干涉概念，一种非常特别的不结盟概念，那种概念最终将破坏两者的含义和力量。”〔见前面第 4 页〕

我进一步引述：

“我们希望同所有邻国和平相处。我们将为发展同尼加拉瓜政府的建设性关系而继续努力。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已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为此目的而努力……”

“为了在该地区和本半球的国家之间实现和解，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美国对于建设性地解决紧张局势和冲突是感兴趣的，”——

我可以补充一句，它与许多其他美洲共和国的代表在这个会议厅内表达的观点、意图和主张是一致的——

“仍然准备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和增进〔本半球〕全体人民的民主和发展的前景，发挥它的作用。”〔见前面第16页〕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曾于3月30日向安理会明确地表示了联合王国的希望：中美洲地区的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对抗得到解决。至于尼加拉瓜同美国之间的分歧，我曾说，联合王国政府希望为两国重建以友好合作为基础的关系创造必要的信任气氛。

我们仔细研究了决议草案的案文。我们注意到，它在序言部分和执行部分第2段都给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大会第2131(XX)号决议以突出的地位。1965年我国代表团未能支持该决议，不支持的理由当时就诸于众了，这些理由今天仍然是无法反驳的。而且，在随后的岁月里，大会在友好关系特别委员会里继续就不干涉问题进行工作。这项工作取得了成果，因为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友好关系宣言，其中包括在不干涉问题上取得的缓慢的进展。那就是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

联合王国还注意到，安理会刚才进行表决的决议草案提及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2160(XXI)号决议。安理会的理事国可能记得，联合王国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英国常驻代表卡拉登勋爵当时解释说，他不能不反对，理由是，它在某些方面同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是抵触的。不使用武力的问题再次包括在1970年友好关系宣言的案文里，我再说一遍，那项宣言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

联合王国对大会第2131(XX)号和第2160(XXI)号决议仍有保留。由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未能支持安理会刚才表决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现在以扎伊尔代表的身分发言。

在对安理会目前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涉及的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期间，我曾有机会阐明扎伊尔共和国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观点。我们感到，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是一个需要由区域性组织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有关区域机构已经在处理此事了，它的活动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缔结此项办法或设立此项机关之联合国会员国，将地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

以前，应依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这是宪章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说的。

安全理事会对于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而求地方争端之和平解决，不论其系由关系国主动，或由安全理事会提交者，应鼓励其发展。这是宪章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说的。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这是宪章第三十三条第一项中说的。

文件S/14941中所载的决议草案看来不仅无视那种途径，甚至拒绝了那种途径，其理由并不清楚，在我们看来是不客观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接近于——非常接近于——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我们仍然不理解为什么对就此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设置障碍，似乎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可能喜欢加剧两个或更多会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不是一致通过一项要求有关各方表现克制、不使用武力，并通过谈判与适当接触解决它们的争端的决议。

那是扎伊尔代表团弃权的原因。

我现在继续行使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尼加拉瓜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感谢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的安理会12个理事国。在这里被否决的不是一项决议草案；美国所做的是否决宪章的基本原则。

在我们方面，我们重申我自己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说过的话：尼加拉瓜准备尽快同美国进行有成果的对话。我愿重复我在今天上午所说的话：

“我们坚持准备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任何重要问题，特别是那些旨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开始举行会谈。

“那些关系必须在完全尊重尼加拉瓜国家主权、不干涉我国内政、不鼓励反革命活动、不进

行侵略和不进行经济封锁的基础上，必须在尊重我们接受国际合作和热望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权利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在我们不会被迫为防御和生存而采取严厉措施的情况下得到发展。尼加拉瓜仍准备发展它的革命以及在混合经济……范围内的过程”。〔见前面第 13 页〕

主席：没有其他代表发言了。因此安全理事会结束了本阶段对这一项目的审议。

安理会将在 5 分钟后再次开会，继续审议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的项目。

下午 6 时 50 分散会。